



魏 征 秘 史

玉
恒

孝
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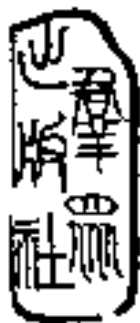
493601



孝廉 玉旭 印

魏征秘史

上



内 容 简 介

隋末天下大乱，魏徵应徐茂（懋）功之约，前往元璋与魏王后裔让共议举大事。魏徵不慎摔伤，专社庠议女装淑娟、裴波尚姐妹救至元璋，魏徵一方面养伤，一方面帮助庄主元定芸和裴让的侄女裴紫英安抚游民。他的政治生涯和爱情纠葛由此开始。

本书以魏徵为主线，通过对他的政治理想和爱情生活的描写，把读者带回了隋末群雄纷争的广阔场面之中。让让的骁勇过人、宇文述的多谋善疑、隋炀帝的荒淫无度、李渊的老谋深算、裴建德的豪侠真率、于世充的奸诈凶狠、李世民的孔武多能、李建成的沉稳睿智，无不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对玄武门事变的描述公允不偏，非繁露学舌也。

本书七分真实，三分虚构，又浓墨酣写魏徵与二妻一妾的爱情生活，是为“秘史”。

目 录

- 第一回 谈天魏道士拜鬼………(1)
 仇时局庄主匿贤
- 第二回 宝元庄豪杰聚义………(26)
 魏贤士才女怀春
- 第三回 安流民玄成展雄才………(49)
 识俊士淑娟结佳偶
- 第四回 捐前除二庄修盟好………(75)
 救乡邻一女化忠魂
- 第五回 魏玄成游说襄帅………(104)
 曹紫英赠送衡囊
- 第六回 救李密玄成施妙计………(139)
 爱魏徵徐荷订终身
- 第七回 变花样昏君纵淫乐………(195)
 改节令美人逞奇巧
- 第八回 杀津臣龙舟下江都………(180)
 伶娇娃杨柳擅隋堤
- 第九回 劫龙舟崔让败魏………(200)
 叹穷途李密归瓦岗
- 第十回 大海寺聚须陀授首………(234)
 瓦岗寨罗士信招亲
- 第十一回 克仓城李密建首功………(259)
 让大位翟让排众议
- 第十二回 唐公猛取隋朝官将………(285)
 李渊巧问魏公主臣

- 第十三回 听俾官李密杀翟让
识大体柴葵安瓦岗 (314)
- 第十四回 李密浪战失洛口
魏藏突围走共城 (343)
- 第十五回 上表章魏徽受奖赏
中机关李密遭屠戮 (366)
- 第十六回 入虎穴巧言摆虎将
设酒宴暗排林褚叔 (397)
- 第十七回 王世充称帝东都
裴仁基死节西门 (420)
- 第十八回 罗士信娶妻避祸
王善花助夫脱厄 (438)
- 第十九回 李神通鲁莽失山东
裴建德仁义治河北 (464)
- 第二十回 攻东都贾贲劫粮
战西门王杜斗阵 (489)
- 第二十一回 获使臣唐王结腹心
救瓌友夏主失天命 (512)
- 第二十二回 取古地名王一夜纳双燕
临大河亡臣九死得一生 (537)
- 第二十三回 莽谷荷痛打隋李部
苦紫英喜结鸳鸯带 (561)
- 第二十四回 认义妹世民争结良婿
请圣旨建成巧御富臣 (581)
- 第二十五回 裴内助齐家申五约
好官臣治国建三事 (599)
- 第二十六回 谢叔方救逆逆麟
李建成再叛突厥 (624)
- 第二十七回 请西宫豫臣欲夺嫡
战东土唐王痛折将 (644)

第二十八回	借黑龙策刘黑闥再擒苏 诸将无求幸建成初出征	(659)
第二十九回	施仁义建成一战破敌 杀忠信聚英再降名王	(673)
第三十回	李道宗持酒骂座 尉迟恭因醉下狱	(703)
第三十一回	逼秦王杨文干兴兵 保太子魏玄成调音	(721)
第三十二回	化险为夷太子庆功 弄巧成拙秦王呕血	(744)
第三十三回	两宫相争唐帝两担难 三臣被逐秦王再呕血	(756)
第三十四回	夺兵权番阳城鼓报警 杀太子玄武门真珠血	(786)
后 记		(316)

第一回 谈天教道上弄鬼 忧时局庄主留贤

话说公元615年，即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秋八月，数不清的难民、流民，抛离了他们在运河两岸、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的家园，身穿百结鹑衣，手提瓦罐荆篮，背负稚子弱息，如蚁聚蜂集，组成了惨不忍睹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求食长蛇阵，从未向西流荡着、蠕动着，漫无目的，无休无止……

他们冒着风沙，顶着烈日，步履艰难地逃避着饿鬼和死神的追逐……

不吉祥的鸦群在他们头上低低地盘旋，凄厉地啼叫、呼朋引类，随时准备着扑向倒下的弱者而死去；凶残的狼群远远地追逐在他们身后，令人战栗地长嚎，成群结伙地撕扯着倒毙的饿殍……

难民流民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恰似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干尸一般，脸上毫无光泽，眼睛也失去了灵气，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只是苟延残喘地忍受着饥饿的折磨，直至断气为止。他们不计后果地用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填充补充饥肠，树皮、草根和泥土，直至吞食同类！

史书上触目惊心地质录着这种人食人的惨状：

“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三五钱。米价贵至数千钱一斛（三百五十斤），且无处可买。”

“老瘦男女被称为‘赤把火’；妇女少女被称为‘祝羊’；小儿还讨吃下，叫做‘还骨烂’。被食者又通通被称为‘两脚羊’……”

难民流民所过之处，先食尽草木；草木食尽后，便用石块、木棍攻击豪门大户的高墙深院。如攻不进去，便丢下累累尸骸，向新的区域流去；若能攻破，便暂且栖止，吃尽一切可食之物，使那里的百姓也化为流民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再向其他地区流去……

提到流民，人们谈虎色变，纷纷垒高墙，挖深壕，组织乡兵；结寨自保，整日提心吊胆地窥探着难民流民狂潮的流向，生怕被这股狂潮卷走……

当这股狂潮的一个浪头涌进东郡（今河南滑县）时，东郡所属共城（在今河南辉县境内）县中的首户元庄的两个当家小姐被弄得烂额焦头，忧心如焚，直到三更，仍在灯下闷坐，思虑着对策。

明晃晃的烛光也似乎因胆战心惊而摇曳不定，不断把光线投射到坐在屋中左侧一张胡床上的一张衣饰华贵的少女的高鼻深目的艳丽脸庞上，似乎要侦破她内心的忧隐。

这位高鼻深目肤色白哲的少女年纪不过十七岁，却显得这份沉静稳敏、干练成熟，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这大概是因为她自幼失去父母当家过早的缘故。她姓霍名紫英，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翟日的侄女，现在是她姑父元太公府上的当家人。她手里持着一卷《汉书》，心烦意乱地翻检着。

坐在她的右边的是她的表妹元宝芬，手里捧着一卷《后汉书》，也漫无目的地翻阅着。

她们的身旁各坐着一个年纪更轻的秀丽的使女，闷声不

绣绣善花，不时抬起头来看看她的女主人，希望她们从书本中找到困扰她们已久的难题的答案，扫去她们脸上的愁云。

这一次她们又失败了：崔紫英双肩紧蹙地叹了口气，合上了书本。

她身旁的使女碧桃心疼地安慰道：

“小姐千万别愁眉了又发，办法总会有的，浑玄子一定会来。”

紫头摇了摇头：“虽然徐茂功夸奖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怕他也有计穷的时候。遍查史籍，除了开仓放赈，别无救济难民流民良策。世几念救济，只治标，不治本，何况昏聩手中的十大粮仓里囤积着足够全国百姓食用数年的粮食，他却一心只想别做西域高丽的军粮，不愿动用粮，豪门大户，或者想囤积居奇，或者加捐归于尽，因而不愿开仓，光少数有侧隐之心者赈济，又取得了什么大用呢？”

元宝公小姐被问地接嘴道：

“是呀！难民流民不计其数，我们说成开仓，消息传出，蜂拥而来，如何收场？况且这粮食，我的哥哥和舅舅都想用来招兵买马，以图义举。浑玄子既不掌握官仓，又不能点砂成米，只怕也会束手无策的。”

碧桃也叹了口气，小再言语了。

宝共的使女翠筠虽只十四岁，却也知为主人分忧了，宽慰她们道：

“徐公子是何等富有见识的人？既然他笃信浑玄子有办法，并专程去京师寻找，邀他来此聚义，他一定有锦囊妙计。听说徐公子已回乡一月了，浑玄子再四处留滞，也会不日到的，

他准是胸中有数，才这么不慌不忙、翔翔来迟。”

碧桃道：“只怪我们在一月前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然请徐公子去邀约泽玄子时先问问府民的事，也不至急时抱佛脚了。要不要再叫黄玉才去催催泽玄了呢？”

宝芸摇头道：“泽玄子行踪缥缈，不是游名山，就是逛僻地，一旦离开京师，哪里去寻？”

紫萸赞同地说：“表妹说得是，人寻人寻死人。算了，不谈这费心的事情了。碧桃，那个练武跌折了腿骨的庄户，伤势怎么样了？”

碧桃的脸上这时浮出了 一丝笑容。

“经宝芸小姐治疗后，已经见好，才两句，勉强能走了。”

紫萸扫了元宝芸一眼，有些欣慰地说：

“表妹这手祖传绝技，以后会派上人用场的。只恨我当初胆小，见血就心里发麻，没跟姑父学下这门技艺。”

宝芸不无口角地抿嘴一笑，随即谦逊地说道：

“我当初就指望他不会残废。不过，比起表姐拯救梁元的志向，这技艺到底是只能救得苍生身体痛苦的雕虫小技，何足挂齿？”

紫萸苦袖地说：“说什么拯救天下苍生？眼下连流民也救不了，不敢效理。”

这时，只听得夜空中传来栖鸦凄厉的啼叫声。

碧桃惊疑地说：

“这畜生叫得冤煞，真不是有鬼？”

宝芸道：“这宿鸟是为人的行动惊扰所至，得提防村庄勾引盗贼来袭击我们。翠鸾，快去给元贵说，要他通知黄玉

才，叫苗户们整顿戈矛，严加防范。”

翠筠刚要起身，便听得庄中传来震撼人心的急骤的钟声和“上墙劫掠”的吆喝声。

翠筠又坐下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宝芸道：“怕有什么用？谁叫你撞上了这个世道？老的是自己不死等来的罪，小的是提早出生争来的罪，我们是死打不死该受这个罪。”

不一时，东门外有人高声叫门。一个英武的青年提着灯来到紫英等人所在的客厅门前，禀告说：

“是县令派来的四个胥吏，都认识的，亲下紧急文书。”

宝芸恨恨地说：“又遣足婆新征徭役了。黄玉才，你把他们请到客厅献茶。我们煮了靴襪便来叙话。”

黄玉才道：“他们良万分紧急，不敢耽搁，要庄主去门口。”

宝芸早给二位小姐取来了后人称为面纱的帷帽，给小姐们戴上，簇拥着她们到了东门。

四个青衣胥吏勒马门前，打头的一个说道：

“皇上在雁门被突厥大兵包围，四十关已丢了三十九关，万分危急。皇上下明诏停止征讨高丽，招募丁男前去修葺勤工，明府说，这决不能以钱粮代人役了，请两位小姐体谅。贵乡的名额是一百名，元口、杜庄各五十。小人还得去杜庄。”

黄玉才道：“杜庄一百户人家，连十个成丁也难凑集，中男也不过二十余人。这勤工役可是性命相关的事，去十

四五岁的中男如何行得？”

胥吏道：“府君下了令，明府也只得遵依。”

紫英略一沉思，对四位青衣人道：

“请到客厅小酌，我们立刻召集乡老商议。立时回话。好在此去杜庄不过十里之遥。”

青衣人忻然下了马，由元贵带进客厅吃喝。

黄玉才早把乡老请来。

乡老们听说炀帝在雁门被围，不由说道：

“高祖文皇帝好端端的一座锦绣江山，被当今弄得千疮百孔，大概是上天示警吧！去救什么驾，勤什么王？由他去吧！”

宝芸也说道：“索性让老天借突厥人之手惩罚了他，另立明君，重过太平安定日子。”

自门口值班的庄民荫户也纷纷反对前去。

紫英道：“当今所为，万民痛恨，事事足以亡国。不过，倘若让突厥人打进来，中原父老岂不更加遭罪？倘若当今从此洗心革面，也未可知，以他的才能足以治理好神州。万一没了他，亲王（郡王）乘机争位，更不知几人称王，几个称帝？我们还得去救。杜庄已无丁壮可派——他们的丁壮都逃匿在外，我想代他们出这五十个役夫，乘机消灭两庄的旧怨，不然，我们也老是提心吊胆。”

黄玉才首先表了态：“翟小姐识大体，所说甚好。我愿带一百人星夜驰往雁门。”

宝芸道：“我刚才的话，是一时激愤之言，就依表姐的话办。三位乡老有何见谕？”

三位老翁道：“还是翟小姐的话有理。”

宜县道：“既然大家同意，玉才就可召集人马，立刻出发，把守庄的事托付给可靠的人。元彬，你立刻去打开我家私库，凡出征的人，家赐一斛稻谷，以示感谢。”

黄玉才辞别众人，和元彬走了。乡老们也告辞回家。

油饱饭足的胥吏听说元彬慷慨地代杜丘出了役夫，人喜过望，也告辞去杜庄说明元彬对杜庄的情意。

回到绣楼，紫英笑着对紫英说道：

“表姐的见识胜我十倍。你这样处理，既显得忠于社稷，体原民众，又可慢慢与杜庄和解了。”

紫英淡淡一笑，摇了摇头。

碧桃道：“刚才小姐们考虑欠周。这附近见过浑玄子的仅黄玉才一人，他走了，浑玄子真来了，也可能失之交臂，或错认了人。”

紫英笑道：“浑玄子不过一个道士，难道还有谁假冒不成？”

当下大家分手，各归宿所。

翌日晨，紫英正在梳妆，猛听得院内连声传报：

“浑玄子道长来了，请太公和二位小姐各厅叙话。”

紫英喜出望外，胡乱贴了额黄，往外就走。

碧桃连忙拦住，笑道：

“看你急的！帷帽也不戴，当心出乖露丑，叫人笑话。”

紫英忙取帷帽戴了，随上靴子走出卧房。

进入客厅，紫英先去见浑玄子人才一表，年纪很轻，心中不由暗暗称奇。叙礼入席后，紫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难民问题，要他指迷。

漂亮的年轻人一挥拂尘，慢条斯理地说道：

这时，一个皓发老叟走进客厅，只见他神志清谈，目光灼然，虽未着袈裟，却颈挂念珠，一看便知是个笃佛之人。他向道士合什道：

“道长光临，寒舍生辉。道家以神仙之法教人，佛徒以善行济世，殊途而同归，犹如千流而纳于大海。弱息嫠女欲求拯治难民和桑梓良策，望不吝弱教。”

道士大笑道：“太公口尊佛而醉心尘世，岂不怕坠入魔道？”

老太公道：“仙长四处云游，广纳豪杰，遍访古战场形势，尽览史乘典章，岂非以黄冠而意在天下生民？佛家亦有佛门济世之方，叫做‘只要诚心持戒向善，人人心中自有佛在’。”

道士笑道：“好一个‘诚心持戒向善’，这正是生灵缺少处！诚心感动天地，若真有诚心，济世救民亦自不难。”

老太公问道：“请问何为诚心？弱息有心皈依救难民，可算诚心？”

道士道：“此种善举，不过小诚心罢了，若要感动天帝，还不能够，这济世救民，须大诚心。诚心到处，贫道能以青词诉于天帝，祈天帝早降真龙天子，使其降生某地某家。”

老太公见道士漫天海口，越说越玄，便大失所望地借故告退。

紫英转了话题：“请问仙长尊姓，祖籍何处？为何至此？”

道士道：“贫道俗姓魏名傲，字玄成，现居馆陶。因徐公子相邀，特来此地游玩。”

宝芸见道士说的与徐俊功说的不差分毫，心中转喜，再

三追问如何济世救民，如何才算诚心。

道士只是用言词支吾，不肯详说。

紫英、宝芸只得命家人款饭，告辞回到绣楼。

宝芸问道：“表姐以为此人如何？”

紫英道：“听徐公子和表哥等人说，这浑玄子博通经史，有济世安民之才，神出鬼没之计，他不过为躲避徭役而托了道士的名份，怎么大谈天数？说什么使帝王生于某处某家，全是舛腔滑调。”

宝芸道：“是不是因我们是女流，他故作玄虚，想试探我们？”

紫英道：“也有这种可能。不过听他话音，他是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既与徐公子、表哥和我的从父相识，不该这样不坦诚相见。”

宝芸道：“表姐所见不差。徐公子暗中约他来此商量大事，以图义举，诛无道隋。他为什么还这样闪烁其词？”

紫英道：“这人年龄与徐公子所说不合，徐公子十九岁了，称之为兄，单公子近三十了，王公子也快三十了，都称之为兄，定非虚托，浑玄子年龄当在三十岁以上，此人年纪不过二十稍过，我怀疑其中有诈。”

碧桃走了进来，插嘴道：

“这人偷嘴滑舌，满口玄话，又只盯着小姐们的腰身，我看他所说的‘诚心’，定不是好意。”

紫英蹙然截住碧桃：“不要再往下说了。你只去对他说，徐茂功就在县城，我们已派人飞马去请他来会道长，他是人是鬼，便立即显形。”

碧桃去了不一会，回到绣房时脸都气得发了青，元宝芸

立刻明白了，杏眼圆睁，扑到墙上去摘宝剑。

紫英忙拉住她：“他既然要走，便叫碧桃、翠竹送到无人处，询问明白了再由碧桃看着办。”

宝芸一想也同意了，扎了剑，取出一把晶莹如雪的匕首，交给碧桃：

“再灌他几杯酒，送到无人处先捆住问个明白。真是干过缺德事的，不要留情。”

傍晚时分，碧桃和翠竹回来了，脸上仍怒气未平，对碧、元二人说道：

“这家伙恶贯满盈，是大梁的一个道士，冒了洋衣子的名号，好几家草寇上了当，相信了他能把帝星定下自己身上，奉献了女儿。昨天去过杜庄，被轰走了。本想只破了他的相，又怕他出去胡说，坏了小姬们的名声，便把他推下悬崖了。不知靠的会以为他是失足跌死的。”

宝芸道：“干得利落。以后见了道士僧尼，可要认真盘查。有一帮和尚，假扮尼姑，到富户家中的尼姑庵里去骗人。”

碧桃道：“今天这事全因那个姗姗来迟的洋衣子引起的，他来了，要他赔偿。”

紫英骂道：“小妮子说话太没头脑，这种事，也敢在外人面前提起？”

碧桃也自觉失言，笑道：“我们只说捉来病骗金钱。”

宝芸道：“这事再不抖提了。”

时漏指向亥时，只听值夜庄户在院中

“元小姐，一个跌得半死的道士，已被抬进厢房里了，请快来给他治治。”

宝芸人惊失色：“碧桃，你们没把他弄死，还让人看见